

中國文學史講話

陳子展著

1933  
北新書局

陳子展著

中國文學史講話

北新書局印行

# 中國文學史講話



一九三三年一月付版  
一八三三年三月初版

實價銀一元二角

著	陳子展
者	
發	李志雲
行	北新書局
者	
排	中和印局
印	
者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北平成都開封南京廈門重慶  
廣州汕頭雲南武漢溫州濟南

# 中國文學史講話總目

## 上卷

第一講 從詩人時代到哲人時代

第二講 楚辭與漢賦

第三講 樂府與詩

第四講 第二詩人時代

## 下卷

第五講 詩人與詞人

第六講 雜劇與散曲

第七講 傳奇與章回小說

第八講 從舊文學到新文學

# 中國文學史講話上卷目次

## 第一講 從詩人時代到哲人時代

一 從三百篇說起……………一

二 三百篇與孔子……………八

三 三百篇析論……………二六

四 諸子文學……………四三

## 第二講 楚辭與漢賦

一 楚辭溯源……………六一

二 楚辭篇目及其作者……………七〇

三 漢賦繼楚辭而起……………七九

四 漢之賦家……………八四

五 賦與散文……………九九

## 第三講 樂府與詩

一 漢代樂府與五言詩	一一三
二 魏晉詩人與樂府	一三一
三 南北朝詩人與樂府(上)	一五六
四 南北朝詩人與樂府(下)	一九七
五 文筆之辨	三一二

## 第四講 第二詩人時代

一 第二詩人時代鳥瞰——唐詩鳥瞰	一二七
二 初唐詩人	一三六
三 李杜及其同時詩人	一五二
四 韓白及其同時詩人	一九二
五 晚唐詩人	三二九
六 古文運動(附論唐人小說)	三五二

# 中國文學史講話上卷

## 第一講 從詩人時代到哲人時代

### 一 從三百篇說起

要寫這樣一部篇幅不在貪多的文學史，究竟從那裏說起纔好呢？我想只有從三百篇說起。寫一部極詳的文學史，就不妨從文字的創造，文學的起源說起。寫一部極簡的文學史，就不妨從集部之首的楚辭 詞賦之宗的屈宋說起。還有寫白話文學史的，就從古文死的時候說起，那也是不妨的。至於那些從開天闢地說起的，說什麼遠古文學、唐虞文學、夏商文學，就有點靠不住了。比如他們以為真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那樣的書，就說這是遠古文學，自然要承認尙書

裏的堯典舜典禹貢湯誓盤庚等等是唐虞夏商文學了。其實、我們只須根據最近考古學者研究甲骨文字的結果，知道中國的歷史較有把握的起頭應該是商代，就會知道他們所根據的這種史實都是不可靠的。

自從一八九八年以來，河南彰德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陸續發掘了不少的甲骨文字，經過羅振玉王國維諸家的考證，纔知道小屯地方即是『洹水南之殷虛』。這種文字則爲殷代卜辭。卜辭上所記貞卜事類有卜祭、卜田漁、卜年、卜出入、卜風雨、卜征伐等等，可見當時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須取決於卜的。這種卜辭都簡單拙劣得很，便是它的排列也極凌亂，或橫行或直行，橫行又或左讀右讀，並不一致。原來這種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還是純粹象形的圖畫，不脫原始的形式。它的寫法，繁簡、分合、順逆、反正、上下、左右，全無一定。而且一個字的寫法也有多種，並無定型。例如一個羊字就有四十五種之多。可見商代還在文字創造的途中。這個時候，文



學雖然早已萌芽，怕還做不出尙書裏那樣漸臻圓熟的文字來罷。

就是從來大家相信是真的盤庚，我看也不是如史記裏所說作於盤庚之弟小辛的時候。最早怕也是殷周之際，殷之遺老或長者思盤庚之政而作。記得呂氏春秋兩記武王找殷之遺老或長者問話，他們都有故國之思，且有「欲復盤庚之政」的話。至於相傳更古的堯典禹貢，怕還是要有了戰國時人的思想知識纔作得出來的東西，那更是顯然的事了。

或者有人要說易經一書也是卜辭，成書也最古，相傳它是「世歷三古，人經三聖」的。又因為它是卜筮之書，幸而不曾遭過秦火，真偽不成什麼問題，那末、比較尙書總算是可靠的古書了。我則以為這部書的作者及其時代還是有問題的。我們就算十分信而好古，姑且承認伏羲（？）時爲上古，周文王時爲中古，孔子時爲下古，而以伏羲文王孔子爲三聖；還姑且承認畫卦的確是伏羲，重卦的確是文

王，而孔子又確曾贊易作十翼，還有卦辭爻辭又是何人所作？馬融

陸績等說卦辭文王，爻辭周公，又有什麼根據？近儒皮錫瑞則以爲

文王重六十四卦見史記周本紀，而不云作卦辭；魯周公世家亦無作爻辭事；他就判定卦爻辭亦爲孔子所作，他的根據又在那裏？易繫辭

下云：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這果然是孔子的話，那末，孔子生在周之末世，真是去古未遠，何以他也不能斷定易經的作者及其時代，只能說此懸揣的話呢？我以爲

易經裏面除了所謂孔子所作的十翼以外，卦辭爻辭亦往往用韻。句

子又極簡單，三字四字成句的最多。可以推測這個時候，使用文字

的技術比較殷墟卜辭進步，約與詩經的年代相當。因此，我們也不

妨假定易經作於殷周之際，它和詩三百篇中最早的時代差不多。西

方學者有一切藝術皆起於宗教祭壇之說，近人劉師培亦云中國文學出於巫祝之官。他說：

說文祠字下云：『多文詞也。』蓋祠從司聲，兼從文詞之詞得義。古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說文祝字下云：『祭主讚詞者，從示，從儿口。一曰從兌

省，易曰兌爲口爲巫。』巫字下云：『巫、祝也。又曰蠶，古文巫如此。』

案古文巫字蓋從兩口，卽周易兌爲口爲巫之義。……蓋古代文詞恆施於祈

祀，故巫祝之職，文詞特工。今卽周禮祝官職掌考之，若六祝六詞之屬，文章

各體，多出於斯。又頌以成功告神明，銘以功烈揚先祖，亦與祠祀相聯。是則

韻語之文雖匪一體，綜其大要，恆由祀禮而生。欲考文章流別者，曷溯源於清

廟之守乎？

可惜劉師培不曾談到易經與巫祝的關係，而定易經爲中國最古的一部文學書，使他自己的主張更爲充實有力。我看易經是上古巫祝所掌的卜筮之書，那是毫無疑義的事。最初文字的創造，就是由於巫祝

用作神秘的符號或記錄而起始的。即如八卦說是發生在文字之先，它就不能算作文字，只能算是一種神秘的符號或記錄。再如相傳倉頡造字，有『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話，可知文字創造之初，原是被視爲神秘的一種東西。我想當時文字的使用傳授，以及圖籍的典守保存，都是僧侶一般的巫祝和史官的特權。至今在中國稱爲西南蠻夷的羅羅民族，他們的文字和教育還是掌握於巫覡之手。最近廣州中山大學派人前往雲南調查羅羅民族的風俗，要學羅羅的語言文字，還是不得不找羅羅的『巫師』『覡爺』請教他們的經典。我們要研究中國文學的起源，不、文字的起源，須得考察巫祝與文字或文學的關係，須得研究殷墟卜辭，須得承認易經的年代雖較殷墟卜辭爲晚，却也是上古巫祝卜筮所用的書，這是巫祝文學。

易經固然是巫祝文學，我還疑詩經——至少關於宗廟祭祀的部分——也和巫祝有關。不過易經是占繇卜辭，多含著神秘性的思想；詩

經是樂歌舞曲，可視爲純文學的詩歌。我的這部文學史頗置重於純文學之發展的敘述，因此對於詩經特加重視，首先就要從它說起了。

我以爲我們要考索文學的歷史上的發展，應該以純文學的發展爲中心。純文學之中最先發生的是詩。或云『歌詠所興，自生民始，』或云『詩歌開始於人類語言開始之處，』這都是說得對的。無論那一國的文學史，詩總是首先發生的，其次纔有戲曲小說，以及其他種種，這是早已成了定論的。我國最古的詩歌只有一部詩經可靠。

這是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實則也就是最古的一部文學書。我不是說詩經以前沒有詩歌，不過沒有留傳下來，我們就無從知道。明人馮惟訥撰集古詩紀，前集十卷爲詩經以前古逸詩篇，可是這些東西都是僞託，沒有一篇是可靠的。就是前人認爲可以相信的，如尚書皋陶謨裏的虞帝歌，禮記郊特牲裏的伊耆氏蜡辭，莊子天運篇裏的有焱氏頌，荀子大略篇裏的湯之桑林禱辭，以及史記所載箕子的麥秀歌，夷

齊的采薇歌等等，也都靠不住。其他錄自別書的，或是書的作者僞託，或者書的時代較後，那就更不好相信是真的。因此我講這部中國文學史就只好從詩三百篇說起。

## 二 三百篇與孔子

孔子是和三百篇有大關係的人。三百篇從來被認為孔門六藝之一，或六經之一。實則它的被稱為經，是孔子以後的事。孔子止稱『詩三百』，或者單稱為詩，和他稱易經為易，稱書經為書一樣。六經之名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和禮記經解篇，雖皆託為孔子之言，未必可信。詩既被稱在內，三百篇就從此叫做詩經了。

所謂詩經，一般人大都說是經過孔子刪定了的。主張這說最早的是司馬遷，他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說三百五篇是經過孔子從古詩三千餘篇中去其重複，取其可施于禮義而定下來的。而且孔子把它絃歌

起來，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我想他這些話是根據於論語的。

論語上載孔子的話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爲政）

思無邪，就可施于禮義了，司馬遷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我想。論語上又說：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

孔子把詩合樂之說就不爲無根了。原來孔子還是極其懂得音樂的，論語上記載他說樂的話很不少呢。只有刪詩之說，孔子自己未曾明白說過，所以弄得後來儒者聚訟紛紜，糾纏不已。清儒魏源的詩古微裏，說夫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刪詩之說，自周秦諸子，齊魯韓毛四家詩說，皆未嘗及；惟司馬遷因夫子刪書而并爲刪詩之說。他這些話是不錯的。

我想孔子雖然不曾刪詩，但是他却極其歡喜說詩的。他固然也

還歡喜說到易書禮樂，尤其是樂，然而還是不及說詩。據論語一書所載，孔子說到詩的有十八次之多。現在只取其最重要的來說。論語上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可見孔子是以爲人必學詩的，而學詩又是爲著言語上應用的。論語上又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

『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八份）



這里孔子極爲稱許子貢、子夏，就是因爲他們能夠很玄妙的斷章取義把詩用到言語上的緣故。本來說話引詩，賦詩言志，這是春秋時候最流行的一種風氣。我們只要讀了左傳，就可以看見關於這種記載是很多的。清儒朱彝尊考出左傳引詩二百十九條，其間左邱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四十八條，列國公卿引詩百有一條，列國宴享歌詩贈答七十條。二百零幾條都是出自詩經，其餘十多條算是『逸詩』。可見這個時候是怎樣拿詩來應用的了。論語上還載著孔子對門人說過這樣的語：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陽貨）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他說的興、觀、羣、怨，是把詩用到修養性情。他說的事父事君，是把詩用到實踐倫理。他說的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是把詩用到博聞